



加缪 自述

【法】阿尔贝·加缪 著

丁大同
编译



加缪 自述

【法】阿尔贝·加缪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加缪自述 / (法)加缪著 ; 丁大同编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4

(西学大家系列)

ISBN 978-7-201-09206-5

I. ①加… II. ①加… ②丁… III. ①加缪, A.
(1913~1960) - 自传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50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西学
大家系列

前 言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1913年11月7日,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在1914年大战时阵亡,他随母亲移居阿尔及尔贫民区外祖母家,在平民区尝尽了生活的艰辛。1923到1924年在乡村小学里,教师路易·热尔曼发现了加缪的天分,极力劝说他的家人让他继续上学。加缪于1924年进入阿尔及尔的一所中学就读。1932年在《南方》杂志上第一次发表随笔作品。1933年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1945年戏剧《卡里古拉》首次演出。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曾获法国批评奖,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在加缪的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中,他尝试建立起一个新颖的人的哲学理论。“荒诞”是加缪提出和分析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世界中的孤独和世界

的荒诞。

但是,尽管世人生活在孤独和荒诞中,他主张,人也不应该绝望和颓丧,而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反抗”是加缪作品中所要表达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反抗者》这部从一发表就引起西方思想界热议的著作中,加缪从西方的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对反抗这一范畴加以回溯,还对现实中的德国法西斯以及其他非人道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当人们逐渐理解了加缪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后,也理解了他对“反抗一切荒诞”的思想呼喊。莫里亚克称赞加缪“是年轻一代的良心”。

加缪让世人看到了一抹阳光。在他提出的“南方思想”、“正午”和“地中海阳光”、“大海”的诸多充满感性的词语中,让世人在令人不安的“荒诞”和充满牺牲的“反抗”中看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注重现世生活,热爱生命,积极地生活,崇拜肉体,人们赤裸地在海滩上晒太阳,在大海里畅游”。在这一生活世界里,是“阳光、大海、生活的激情”……在加缪的“地中海阳光”的思想中,我们体味到了久违的生命内在的呼声。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了加缪的人道主义精神。

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20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斯人已去,唯留思想仍然照亮这个世界,引领人们走向“大海”和“太阳”。

目 录

前言/1

一、我要用文学来表达哲学思想

1. 贫民家庭/1
2. 我的妈妈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3
3. 大学时加入法国共产党/13
4. 我为什么搞戏剧/15
5. 相遇安德烈·纪德/20
6. 我和萨特/21
7. 我爱上了小说创作/22
8. 做一个配得上称为“作家”的人/28
9. 获得 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31

二、地中海的阳光

1. “南方思想”表达了我的生活理想/36
2. 人人都向往阳光与大海/39
3. 我梦中的伊甸园/45
4. 热爱生命就要超越虚无主义/51
5. 热爱生活/55
6. 有希望的生活才值得过/60
7. 创造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希望/66

8.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70

三、幸福和爱情

1.追求尘世幸福天经地义/73

2.爱情是怎样变荒谬的/80

3.荒谬的爱把人变孤独/86

4.有一种爱使人堕落/89

5.真正的爱使人变成人/91

6.天堂之爱/94

四、人是怎样变得荒谬和成为荒谬者的

1.什么是荒谬/97

2.荒谬的人是什么样子的/106

3.在荒诞和尊严之间/109

4.反与正/111

5.迷雾迷住了人的眼睛/113

6.人走向囚禁状态/114

7.生活在密闭无隙性之中/118

8.盲目的理性把人引入歧途/122

9.在思想荒漠中看清前方道路/127

五、在孤寂中徘徊的人

1.孤独的人/132

2.孤独的老人/136

3.生活是沙漠吗/139

4.人孤独如石/141

5.孤独的人是冷漠无情的/145

6.“静寂”是一种生存状态/151

六、反抗与反抗者

1.武力征服是不道德的/154

2.奴役是对人的扭曲/157

3.征服是荒谬的/158

4.我们为什么要反抗/164

5.人应该有反抗精神/165

6.谁是反抗者/169

7.反抗荒谬的英雄/173

8.反抗的神话英雄/177

七、从反抗走向自由

1.哲学的反抗有效用吗/181

2.对宗教的反抗/184

3.什么是“绝对反抗”/187

4.“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反抗/189

5.我们只需要有节制的反抗/194

6.人的自由是怎样变成荒谬的/197

7.自由才是最宝贵的东西/202

8.人为什么要为实现社会正义而斗争/209

9.自由与正义的分别/210

八、荒谬的死亡

1.走向死亡之门/214

2.自杀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216

3.逻辑自杀/222

4.我为什么要说杀人是荒诞的/228

5.我对废除死刑的基本看法/231

九、何为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

1.怎样才是美的/239

2.艺术要表现什么样的美/243

3.人的反抗与艺术/245

- 4.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属于人的/248
- 5.艺术家肩负的社会责任/252
- 6.艺术家的荣誉是辛勤工作的最美好报答/255
- 7.小说对荒谬的探索/258
- 8.真正的演员是什么样的/262
- 9.我对“悲剧”的探讨/267

加缪年表/274

一、我要用文学来表达哲学思想

对于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由于贫困,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婚礼集》

1. 贫民家庭

母亲从不游山逛水,因为她连历史、地理概念都搞不清楚,她只知道生活在离大海不远的地方,法国在海的那一边,此外,她还模糊地记得那天人们到达一个叫作马赛港口,和她印象里的阿尔及尔港一样。那儿有一座光彩夺目的城市,人们都说很漂亮,它叫巴黎,它坐落的地区名叫阿尔萨斯,她的公婆就是那里的人。

在西班牙,她无法确定家乡的位置。她的父母一家是马翁人,和她的公婆一样,很久以前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在马翁穷得没饭吃。她甚至不知道马翁是一座岛,更不知道什么叫岛,因为她从没见过。

七月酷暑,船在微波荡漾的大海上航行。雅克·高麦利打着赤膊,躺在船舱内,看着海面上粼粼的波光折射到舷窗的铜边上,闪烁跳跃着。他猛地跳起来,关掉电扇。身上毛孔里的汗还未淌出来就被风扇吹干了,还是出点儿汗好。他躺回又硬又窄的床铺,这恰是他喜欢的那种床。

雅克不喜欢午睡。童年时在阿尔及尔,外祖母总是逼雅克陪她睡午觉。“去睡觉!”一想到外祖母奇怪的说话方式,他心里就恨恨的。

阿尔及尔郊区有一座小屋,里面有三个房间,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投下一道道斑马条纹,浸没了整个房间。屋外,干燥的马路积满尘土,像被烤焦了一般。半明半暗的房间里,一两只肥硕的苍蝇精力充沛,嗡嗡地像飞机一样盘旋着,不知疲倦地寻找出路。难得几次,外祖母不在家或是跟邻居聊天,孩子就紧贴在朝马路的厨房的百叶窗上,鼻子压得塌塌的。

孩子转过身,面对着这间用石灰简单粉刷过的陋室:陋室中间搁着一张方桌,靠墙摆着一件碗橱跟一张满是裂缝和墨水印的小写字台,地上支着一张铺了被子的小床。晚上,半哑的舅舅就睡在那儿。另外还有五把椅子。角落里的壁炉只有顶部是大理石的,上面摆着一只细颈花瓶,插了些市场上常见的鲜花。

孩子身陷阴影与阳光的双重沙漠里,开始慢悠悠地绕着桌子不停地打转,嘴里嘟嘟囔囔:“我烦透了!我烦透了!”他感到无聊,但又在无聊中找到了一种游戏、一种快乐、一种享受。

好不容易等到外祖母回家,可她一进屋就对他说“去睡觉”,他听了实在气愤。但他的抗议压根儿不起作用。外祖母在穷乡僻壤养育了九个孩子,自有她的教育观念。

孩子一下子被推进外祖母的房间。这座屋子共有两个面朝院子的卧室,其中一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他母亲的,一张是他和哥哥合睡的。外祖母理所当然地独自拥有另一个房间。不过,每天

午休或在某些夜晚,她欢迎孩子到她又高又大的木床上去。

他脱掉凉鞋,爬上床。自从那天他趁外祖母熟睡时又溜到地上,嘀嘀咕咕地围着桌子绕圆圈玩儿被发现后,他就不得不睡在最靠墙的位置。一躺到床里边,他就看着外祖母褪下裙子,解开粗帆布的衬衣领夹层里的带子。然后她也上床,孩子挨着她,立刻就闻到一股老人的体味。外祖母已经变形的双脚布满了曲张的蓝色静脉和老人斑。

在颤动的阳光下,他终于能睡着了,又回到了难以割舍的童年时代,回到了童年那神秘的阳光里,回到了温馨的贫穷日子里。这一切给了他帮助,让他生存下来,并战胜了一切。他却也因此一直不能治愈失眠症。

外祖母一觉醒来,他赶紧开溜,从榕树成荫却空无一人的卫昂大街,一直跑到普雷沃斯特·巴拉多尔街拐角处的喷水池那儿。他快速转动着喷水池顶部粗大的铁手柄,头弯到水龙头底下去接喷射而出的水柱,弄得满鼻孔满耳朵都是。水从敞开的衬衣领灌进肚皮,顺着裤管里的双腿淌到凉鞋上。脚底板和皮鞋垫之间泛着泡沫,多美妙的感觉啊!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去找皮埃尔和其他朋友。

——《第一个人》

2. 我的妈妈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妈妈的脸温柔端庄,有着西班牙式的黑色波浪发,鼻子小巧挺拔,栗色的眼神迷人而热切。但这张脸上有某种东西让人怦然心动。那不仅仅是疲倦或其他类似的感觉暂时刻画出来的神情,不是的,倒像是某种失魂落魄或淡淡的心不在焉,就像某些天真

无邪的人常有的那样，而此时此刻这种神情一瞬间便掩盖了她的美貌。她那楚楚动人的目光里满含着善意，偶尔也隐隐闪过一丝稍纵即逝的莫名的恐惧。她的手因干活而变了形，骨节显得粗大。

一家人围坐在桌边，煤油灯的圆形光影下，嗓音半哑的舅舅响亮地吸着他的汤；母亲还很年轻，有一头浓密的褐发。她温柔美丽的眼睛看着他，开口道：“你很清楚……”但是，穿着黑色袍子的外祖母坐得笔挺，双唇紧闭，目光清澈而严厉，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她打断女儿的话：“你从哪儿来？皮埃尔已经给我看了他的算术作业。”外祖母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嗅嗅他的头发，把他的手挪到依然沾满了沙子的脚踝上。“你从海边来。”“那么你撒谎了。”舅舅发音清晰。

外祖母走到他背后，取下挂在门后的粗马鞭，据说是牛筋鞭子，在他的腿上和屁股上抽了三四鞭，火辣辣的鞭子打得他哇哇大叫。不一会儿，他眼里噙满了泪水，坐在同情他的舅舅端给他的汤盆前。他绷紧身子，阻止眼泪涌出来。他母亲瞧了外祖母一眼，转过脸：“喝汤吧，”她说道，“没事了，没事了。”可是，他哭了起来。

当铺着漆布的桌上摆上几大碗清咖啡后，外婆便将孙子们叫过来举行即席音乐会。他们沮丧地拿出金属的曲谱架，摆上两页著名的曲谱。看来非表演不可了。雅克勉强地和着亨利吱吱嘎嘎的琴声，唱着《拉莫娜》：“我做了个美妙的梦，拉莫娜，我们双双起程……”或者“跳吧，哦，我的加尔美，今晚我爱上了你”。或者还有，为了更具东方情调，他唱那首“中国之夜，温存的夜，爱情的夜，温馨醉人的夜……”

阳光明媚的下午，四五个穿黑衣的女人，除了姨婆外每人都解下了她们头上的西班牙头巾，围坐在粗白粉墙、家具简陋的屋内，轻轻点着头，称赞音乐和作品得到了出色的表现，直到外婆——她从来都搞不清“哆”和“咪”的差别，甚至连简谱都不识——突然咒了一句：“你错了。”从而将两位艺术家的表演打断。

当那个棘手的曲段相当圆满地被演奏完，而听众们也正摇头晃脑以掌声感谢演出结束时，外婆还会加一句：“那儿又错了。”只有凯瑟琳·高麦利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雅克还记得这个周日的下午，就在他准备拿上乐谱出去的当儿，听见其中的一个姨妈当着她母亲的面称赞他，她回答：“是的，挺不错。他很聪明。”就好像这两种评语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当他转过身时，他就明白关联在哪里了。他母亲的目光荧荧闪烁，温和而又兴奋异常，饱含深情地落在儿子的身上，雅克向后退缩着、迟疑着、躲避着。

“她爱我，这么说来她爱我。”在楼梯间他暗自想道，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同样发狂地深爱着她，他曾竭尽全力希望自己能得到她的爱，直到此刻他才不再怀疑。

一到门口，母亲就打开门投入了他的怀抱。就在那儿，就像每次重逢时那样，她二三遍地吻他，用尽全力地拥抱他。在她臂间，他能感觉到那些硬硬的肋骨、颤抖的耸起的肩头。他呼吸着她体肤的香甜气息，回想起喉颈下两肩间他不再敢去吻的地方，但他小时候喜欢闻，喜欢抚摸，不多的几次她将他抱在膝上，他假装睡着了，鼻子放在这个小小的凹陷处，对他来说，那地方有股他孩提时代难以感受到的温柔气息。

她吻了吻他，然后放开手，看着他，拥住他再吻一次，就好像，衡量了所有她能给予他或向他表示的爱之后，发觉还少了一点儿。“我的儿子，”她说，“你离得好远。”然后，很快地，她转身回到屋里，走向朝着大街的餐厅坐下来，似乎不再想到他，也不想任何别的，甚至有时用某种古怪的表情看着他，仿佛现在，或者说至少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是多余的，打扰了她特立独行的狭窄、空灵和封闭的世界。

她跟三十年前没什么两样，透过皱纹，他又找回了那张奇迹一般年轻的脸，眉弓光滑平整，仿佛融入了前额。鼻子小巧挺直，

尽管假牙周围的嘴唇有些塌陷,嘴形依然很漂亮。脖子虽然衰老得如此之快,肌肉有些痉挛,下巴有些松弛,却依然形状完好。

“你理过发了。”雅克说。她像个犯了错的小姑娘似的笑道:“是啊,你知道,因为你来了嘛。”她总是有自己的扮俏方式,令人难以觉察。而且虽然过去的穿戴很破旧,在雅克的脑海中也记不得她曾穿过一件难看的東西。现在仍是这样,她穿的灰色和黑色衣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他想说:“你真漂亮。”但打住了。他一直觉得母亲很漂亮,却从来没敢对她说,倒不是怕扫兴,或是疑心这样的恭维能否取悦于她。但这就可能跨越那道无形的栅栏,栅栏后面他看见了她的整个生命固守在某个堡垒之中——温柔、谦恭、随和甚至消极,然而却从未被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征服过,在半失聪的状态里孑然一身,说话有困难,虽然绝对美丽,却几乎难以觉察。她越是笑眯眯地,他的心就越是向她狂奔而去——是的,整整一生,她都表现出这同一种谦恭顺从却又冷淡的神态和她看人时的这种目光。

三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她的母亲用马鞭抽雅克,而她自己却从未碰过甚至从未真正责骂过自己的孩子,无法猜测这几下是否也同样地伤害了她,但她因为劳累而无法介入进去。她既不善表达,又对她的母亲充满敬畏,于是就让这种事一次次发生,一天天、一年年漫长地忍受,为她的孩子们忍受责打,就像是为自己忍受那侍候人的艰难时日。跪在地上擦地板,没有男人的生活,毫无指望地围着别人油腻的碗碟和脏衣服转,过着一天又一天艰难而又漫长的日子。由于希望不断地破灭,这种生活也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怨言的生活。无知、顽固,最终屈服于所有的苦痛,所有那些与别人一样的苦痛。

他也从未听她对此抱怨过,除了在洗完一大堆衣服后说几句她累了或者腰疼之类的话。他从未听她说过别人的坏话,除了谈起某个姐妹或是姨婶对她不够体贴,或是太“自负”。但是,他也几

乎没听见她由衷地开怀大笑过。自打她的孩子们能供养得起她后,这种笑就比较多了。

母亲不爱看电影,也不识字,再说她还是半个聋人。她的词汇量比她母亲更有限。如今在她的生活里仍然没有任何消遣。在四十岁时,她也曾去过两三次电影院,但什么也不懂,只是为了不叫邀请她的人失望,才说说那裙子真漂亮,或那个长小胡子的人看上去很坏,等等之类的话。

她也没法听收音机。至于报纸,有时就翻翻插图,让儿子或孙女为她讲解画面,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女王很可怜,然后合上报,又透过那扇窗户,向外眺望她凝神注视了大半生的那条街上的车来人往。

雅克从未见过父亲。在他死后,雅克曾经到过他的埋葬之所去探访他。

墓地被圈在面目可憎的高墙内。靠近大门的地方,有几家卖花的小摊和大理石商店,花都开得不大。那旅客在其中一家店门口停了下来,看见一个样子挺机灵的孩子正趴在一块还未凿刻的墓板边做作业。然后他进了园子,朝守墓人的小屋走去。

守墓人不在。旅客便在这间布置简陋的小办公室里等着,他发现了一张平面图,正看图的时候,守墓人进来了。这是个高大干瘪的男子,鼻子大得能闻到自己厚厚的高领上装里的汗味。旅客询问1914年战争死亡人员的墓区方位。

“哦,”那人说,“那块叫法兰西纪念墓区,您找的人叫什么名字?”

“亨利·高麦利。”游人答道。

守墓人打开一本包着书皮的厚书,用沾了泥巴的手指顺着名单点下来。指头停住。

“高麦利·亨利,”他说,“在马恩战役受了致命伤,1914年10